

◀ (上接2版)

这已经不是什么工作——没什么工作值得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去拼了命地做。

文汇报:2008—2014年期间,您是以民间的、个人化的方式来整理这些档案,这段时期资金从哪里来?具体如何开展工作?

高初:在2008—2009年这段时间,完全是我自己在做,所有经费都是靠家里,比如牛畏予的个案,大约装订出三四十本册子。从方法上讲,当时在读世界摄影史和艺术史,晋永权老师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和帮助。2009—2011年,我在中国摄影出版社任职,我一过去就经介绍参与到高琴老师和赵迎新社长主编“口述影像历史”从书中。这其中有两辑是关于战地摄影师的,那个时期我个人的计划与我任职的工作有重合。赵社长和编委会的摄影界前辈们,和我有很充分的交流,对我做项目有很多指导。

2011年我决定辞职全力投入柯鲁克夫妇档案的整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反思摄影史档案整理的方式。我当时自己搭出了三个团队,第一个团队是查阅资料的:刚开始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向荣博士、中国科技大学的王剑锋博士以及我带着七八个硕士和博士生,将图书馆可查的和从学者那里借来的摄影史料做了复印、扫描和编目。这个工作很有价值,每一个口述对象的采访我们都有至少300页的背

景材料可以发给记者,口述史的深度增加了很多,而且和文本有一个相互印证的过程。

第二个团队是做口述史的:外请记者或是临时请同事,因为所能投入的精力关系,采访时间和口述史的深度都是不够的。而且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工作方法也需要系统性的总结。于是我建立了采访团队,给出了培训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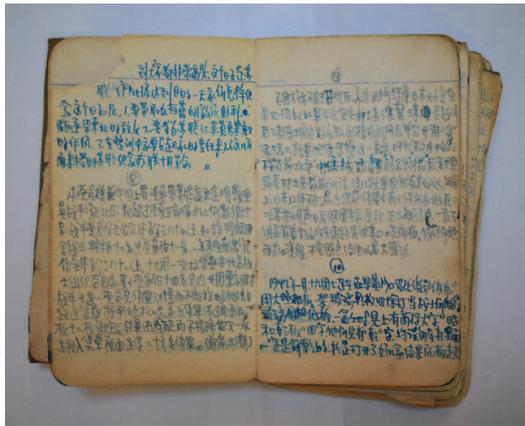
第三个团队是档案扫描和整理,因为每一个采访线索都有很多值得备份整理的文献,这些文献被快速整理、使用,和口述史的工作也是相得益彰的。当然还有我们目前的第四个团队:策展和出版,摄影师个案的回顾展、文献展,大规模的学术展,以及与每次展览相伴的工作坊、研讨会、出版物。

当年我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我的能力只能管饭,即使这样也在半年内把我大学时倒卖相机攒下的两套哈苏卖掉。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生参与了我们的采访和查阅资料的团队,围绕着这批档案的整理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参与过。

2011—2013年,随着项目的推进和声誉的建立,我们的档案和研究项目一般都会有展览和出版的机会;有合作方提供经费,或是能向国家申请部分经费。这些费用虽然只能用在展览和出版的专项支出上,但实际上恰是花费较多的部分。我们只需要付出用于档案整理的那部分费用,项目就能够维持。当然每年都会有亏空。这就意味着,每年我家里和我太太家里都在垫钱。



部分战争时期的摄影档案



吴群家中档案:抗战时期的日记本

我们面对的是自战争时期就未很好整理的混乱的档案

一份基于怎样标准的名单?

高初: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围绕着100多个案例来整理材料。革命时期去到前方的摄影师,通过摄影训练班的方式,把这个队伍培养到近千人,这些人近半战死、失踪、改行,另一部分人成为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师。

我们现在有十几万张来自底片印相、照片的图像——考虑到当时资料的匮乏,这已经是非常全的了;也包括这些照

文汇报:您的整理工作主要围绕着“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照片和文献,我们很想知道大概的规模。个案整理共涉及多少位摄影师,这是



▲1942年,河北平山碾盘沟,晋察冀画报社创刊号制铜版。左起:康健、曲治全、杨瑞生。沙飞摄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1942年7月7日出版



▶采用石印的《战场画报》,1943年6月



▲1948年,参展甲等功臣像

片历次印放、历次剪裁的信息。这之外还有近百万页的文献,其中包括大部分摄影家的手稿、发言、日记、书信,乃至政治运动中的资料。这些材料都放在落了几十年灰的箱子里。我们有一套整理这些档案的工作流程,不但一张纸片都不会少,而且还包含资料当时装箱的次序,这些信息对于研究都是有帮助的。

我已经说不清楚,我们口述史的录音有多少小时。很多关键性的文本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补充采访中得到的,在我们整理好的口述史文本中,注解和附录占非常大的篇幅。每一条脚注都来之不易,都是翻阅大量文献找到的,如果查证到文本和口述对象的讲述有出入,这才是一个能深入追问的口述史的开始。

文汇报:这些资料的来源主要是哪些地方?

高初:战争时期的摄影档案有两个来源,首先是存于档案机构的印相和底片,其次是存于摄影师手中的日记、木刻、手稿、连环画、画报,以及他们个人的讲述。战争时期的大部分图片,自他们拍摄并上交之后,就保存在档案机构里。我们能够使用,也是以家属或编纂党史的名义进入。即使这样,也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才逐渐积累了资料。而且应该说,这也来自机缘,来自持之以恒的沟通,来自工作人员在目前僵化的档案机制下对我们的理解和体谅。

一些档案机构中的照片大多数处于沉睡状态,是死档案。缺乏查阅的线索,而且与机构外部的有能力激活这些档案的研究者之间存在一个体制上的隔膜,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档案的沉睡状态。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档案,还是新中国时期的档案,拍摄照片的人并不拥有这些照片,但是他们拥有关于这些照片的信息。我们在做口述史时,把查到的图像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讲出非常多的东西,非常惊人。虽然从拍摄完成之后,他们就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一到他手里,他就能把你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个过程很感动我,从学术上讲也将有非常大的价值。这些信息和这些底片交汇,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在这里,摄影史才不是编年体,不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语词。摄影史是围绕着每一张作品、每一个拍摄的场景,提供的大量历史的细节。我们希望还原图像的历史指向,并且希望这些图像

(下转4版) ▶